

程华

## 话说侧耳根

小时候特别讨厌侧耳根。

尽管母亲喜欢

得很,从安徽“嫁接”

过来的父亲却大喊不好

吃,说那股土腥味很奇怪,简直令人作呕。对

此我有同感。

母亲老唤我随她去摘侧耳根,我

一万个不情愿,总找借口溜号。

二十岁时,一次单位聚餐,馆子里上了

一大盘侧耳根。我条件反射地推开盘子。但

经不住一桌人蛊惑,我出于礼貌夹起一片叶子

放进嘴里,随时准备“呸呸”吐掉。不料嚼草一

样嚼碎了叶子,我居然破天荒咽了它。咸鲜酸

辣略回甜,记忆中的土腥味被一股奇特的清

香取代。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味觉体验。

总之是喜欢上了。

我猜应归功于出色的

调料。川渝人口重,给凉菜拌料泼墨似的,一

点不吝啬。酱油、醋、花椒面、麻油、油辣子、姜

蒜,一点点白糖。川渝菜式常见的大麻大辣外

加一丝似有似无的甜,彻底镇住了侧耳根身上

那股怪味。不得不服,有些物件,一旦与另一

种物件相逢,真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且相得益

彰的。我与侧耳根冰封多年的关系就此消融

和解,我开始乐于跟母亲去摘侧耳根。

外婆公婆过世早,安眠在乡间一处半山洼

里,我们总要随母亲回40多公里外的乡下祭扫。

早些年驾车只能抵达两里外的公路边,接

着走一段山路。先顺土路下到山洼里,走过几

十米青石板路,满眼绿意迫不及待扑面涌来。

青石板尽头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路,

小路一侧是庄稼地,胡豆、莲白、油菜葱翠油

绿,一株株一窝窝活像翡翠雕就;一侧稍低洼

处是镜子样透亮的小水塘,一群鸭子在漂满浮萍的浅水里欢叫觅食。润湿微凉的土壤成了侧耳根的乐园。有的探头探脑躲在灌木间、草丛里,有的干脆大摇大摆拦路迎宾;有的孤芳自赏独处一隅,有的开会一样成群扎堆。它们个不高,露出地面的茎秆最多不过10厘米长,红红白白地托举着一片片心形的叶子。叶子一端微卷,正面深绿,背面紫红,用长相憨实来形容它比较妥帖。一直琢磨,明心形的叶,何以得名“侧耳根”,是否因叶的形状与人耳廓的卷曲度有点类似?

川渝人风趣,方言也诙谐,把时刻惟老婆马首是瞻的男人誉为“耙耳朵”。“耙耳朵”聆听时大约得俯首侧耳以示恭顺吧?这么想着,一扯侧耳根就暗笑。

侧耳根属三白草科,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利尿通淋等功效,故可食用可入药;它们喜背阴湿润的山地、沟谷、树荫等处,在秦岭、淮河以南可觅其身影。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经文人雅士口中一吟咏,许多野菜药草便有了文化含量,有点开了光的意思。“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初长小儿拳。试寻野菜炊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是黄庭坚称道蕨菜的;“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是王维赠给灰灰菜的;“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更有来头,是苏轼赞美苦艾的……相传勾践从吴国回到越国便遇上荒年,百姓无粮可吃,勾践亲自上山觅食,侧耳根遂被发掘出来,成了越国上下共度

时艰的恩物。因鱼腥味浓重,勾践为其命名鱼腥草。到唐代,杜牧游至安徽宣城时,被一脉秀水和涧边的鱼腥草触动了灵魂,于是“敬岑草浮光,句沚水解脉。益郁乍怡融,凝严忽倾坼”之佳句脱口而出。

在重庆,百姓多叫它侧耳根,其学名鱼腥草倒让人冷落了。一次与北方朋友共餐,朋友划着:想吃那啥,这么长点,贼香贼香……

嗷! 鱼腥草! 老板歪头蹙眉作沉思状,嗨,我

索性高喊:来盘侧耳根! 举座皆笑,老板恍然,

掩口退下。

每年回去都有亲戚招待,一顿正宗农家饭少不了。土屋里摆一桌,土灶上一口大锅,热腾腾簇子饭,土碗盛得冒尖尖的回锅肉、腊肉、烧白、莴笋是标配,当然还有侧耳根。乡下侧耳根的调料虽不那么周全讲究,吃起来反比城里的爽口。强行塞出几张百元钞,临走又顺走一大包,土鸡蛋、莴笋、侧耳根、野香葱,都是亲戚提前办好的。

如今城里野生侧耳根越来越少,人工种植早已推广,据说每亩可赚二三万元。记得四五年

前一两售价约5角,现今翻了两番。炙肤皱足、寒耕暑耘的农人,理当得到应有的回报。

不过,对于菜市场四季都有的侧耳根的身份,便有些存疑了。于是趁回乡顺采田边地头的侧耳根成了都市人的休闲时尚。我家和楼上邻居以互赠一包野生侧耳根为乐事,临了不忘附带一句“乡下才扯的哟”,“乡下”二字须加重语气。

初冬,路过菜市场,见门口摊位上有侧耳根卖。小纸板上歪歪写着:野生,一两1.5元。

当真野生?

当然。女摊主笑嘻嘻道,人工养的杆秆胖

胖的,哪有这么苗条?

哦。我不再问,随手抓起一大把丢在秤盘里。

这季节哪有这么多“野生”,我不过是自欺欺人寻个念想了。

母亲去世后,每年我们仍回乡下给母亲烧纸,到山间给外公外婆上坟。父亲、弟弟各住一处,我们隔着二三十公里,但每年祭扫时节一定聚在一起。年年走上那段路,似已成一种习惯甚至信仰。摘路旁的侧耳根带回分享,以此方式去回忆,去缅怀,去遥望永不复返的圆满。抽象的思念,总是需要托什么具体物象去表达的。

又到乡下。泥路已硬化铺了水泥,车轮再不会沦陷了。下车,先顺土路下到山洼,欲踏上熟悉的青石路,却发现石板被倒伏的竹节树枝掩去大半。不得已拉着孩子,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待挣扎到石板路尽头,愣了:明镜样的小水塘已枯涸,鸭群不知去向,羊肠小路淹没在疯长齐腰的荒草中,彻底没了踪影。

打探半天,才发现另一条可至拜祭地点的小径,两旁同样杂草丛生。昔日成群结队的侧耳根兵团已消失了。听乡亲说,地里打了除草剂,侧耳根肯定活不了,再后来草没了,土地板结了,最后荒了。

初冬,路过菜市场,见门口摊位上有侧耳根卖。小纸板上歪歪写着:野生,一两1.5元。

当真野生?

当然。女摊主笑嘻嘻道,人工养的杆秆胖

胖的,哪有这么苗条?

哦。我不再问,随手抓起一大把丢在秤盘里。

这季节哪有这么多“野生”,我不过是自欺欺人寻个念想了。



孙鹏

## 崂山四章(散文诗)

道士出山

奇峰、怪石、幽林、飞瀑,古老的经卷穿过时空的迷雾,从仙山云海骑鳌徐徐而来,须发飘飘洒洒,拂过苍茫的岁月和经典的传奇。

八仙墩坐下来,冲泡一壶崂山茶,朝夕与巨峰对饮,在造化神功面前,任何语言都是浅显幼稚的,只需感悟,只需聆听,世间那身华丽的锦袍,岂是清风朗月的本色?

大道至简,洗去一身的尘埃,回归自然的本性,水灵灵长成人间万象的模样。悠悠道乐弥漫山间小路,群峰参禅悟道,向真,向善,向美,不知不觉,修炼成海上第一名山。

是了,九宫八观七十二庵未远去,只是隐没在层层雾霭之中,清风吹过山岚翠谷,崂山道士手执桃木剑,身着天仙洞衣,一个潇洒的仙人指路,急匆匆出山了。

法显登陆

云影徘徊,浪涛轰响,因何冥冥之中的因缘未了?

许是被天光云影诱惑,或是为云霞雾霭折服,抑或醉心漫山遍野的红叶,初秋时节,金风飒飒,《佛国记》登陆崂山南岸的栲栳岛。

一把藜藿菜辨别大汉王朝,这不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而是魂牵梦绕的中原故土,心心念念美丽的家园。千难万险,抵达崂山难上加难,海上丝绸之路惊涛骇浪,坚如磐石的信念靠岸了。

华严寺旁,青山苍翠滴人衣,一袭袈裟飘然欲飞,高僧法显手持禅杖,足踏芒鞋,海天间,站立成一座永恒的雕像。巍巍崂山直插云霄,耿耿其心功昭日月,坚毅、顽强、虔诚、祥和……孰高,孰低?水光山色含笑不语。

阳光下,许愿池银光闪闪,游鱼往来穿梭自如,那尘世三生的愿望,如花岗岩般,层层叠叠依次绽放,心灵之窗豁然洞开。

康城讲学

群峰环绕,青烟袅袅,白灿灿的书带草,紫盈盈的蓼叶椒,争相铺满乡村小道,散发着文韵悠悠的芬芳。

藏在石缝,夹于瓦砾,一朵朵繁花如玉,孕育一粒粒救国救民的种子,乱世遮盖不住经学的光芒,不其山桃花源里心忧家国天下,清晨,儒家经典被第一声鸟鸣唤醒。

琅琅读书声中,郑玄正襟危坐,恍若老僧入定,千年时光倏忽而过,康城先生双目微闭,似乎还沉浸在古今经学的“小统一”时代,往来穿行“郑学”的各条经络通道,探究儒家学说的终极要义,嘴角不觉微微一笑。

废墟之上,学宫之内,高大的梧桐树居于中央,枝桠如大鹏展翅撑开,凤凰栖于枝头,百鸟欢唱起舞,墨水河欢腾着流向远方,传说这是更加深刻的真实。

鸡犬之声相闻,礼乐缭绕四散,谁,高一声低一声深情吟哦,书院村、演礼村的村民一字排开,变幻眼花缭乱的阵势,那一抹浓浓的印记,文韵悠长,馥郁芬芳,至今光华灼灼。

书院花雨

苔痕覆盖小径,爬山虎缀满斑驳的墙壁,三两株粉红色的玉兰映在额头,亭台楼阁站立原处,痴痴与青山对望。

横看成岭侧成峰,崂山矿泉洗涤心性,走进崂山书院,走进儒释道三教的殿堂,万道霞光妩媚璀璨,茶香氤氲,桂花婆娑,缤纷的花雨从天而降。

五千年的灵性走向,或者向内,或者向外,或者内外兼修,赤县神州人心千变万化,大千世界异彩纷呈。

绿水青山终不负,不知从何而起,亦不知哪里终了,一场场天地人之间的对话,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春夏秋冬演绎不同的主题,千年的魂魄彼此守望,相互成就独一无二的气质,相携走过漫长的心路历程。

蓝天白云之下,历史的清风吹过万古河山,崂山书院稳稳站立山脚之下,此心安处,故乡就在。仁者智者徜徉山水之间,面向青天深处,悠悠然一笑,它在寻找自己的倒影么?那么高大,那么挺拔,那么俊秀,那么俏丽!



升远图

## 石门山

石门幽霖,村野自清欢。  
泉水依山尽,南风偃竹弹。

清音盈绿径,书院引青莺。  
始龀溪中戏,怡然已万般。

千百年来,石门崖下的山庄里,就流传着一个石门山开的神话。崂山西北方的山脚下,群山之间有一道山梁,远远望去如同一对敞开的石门,人称“石门山”。据说当年羿奉旨,用玉帝赐予的红色神弓、白色神弓射下了天上九个违犯天条的太阳,只剩下了一个太阳,清晨从东方升起,傍晚从西方落下,周而复始,大地井然有序。但是酷暑依然烘烤着大地,万物难以生长,人们无法正常生活。后羿焦急万分,他登上高远,发现在大地的北方有一巨大的石山高耸入云,挡住了北方的凉风。后羿站立山头,用最后一只神箭射向北方的石山,石山被神箭射成了两半,顿时,北方的凉风吹到了南方,炎热的大地变得清爽而舒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人们筑坝引水,开荒种田,春播秋收,过上了安稳幸福的好日子。

读书就是未来。我们要做一个终身读书的人,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读书表面上务虚,其实是关注民族的天空。读书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并由此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不屈不挠的意志,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都能从容应对。

你且读书,书香徐来。每天读会儿书,漫润书香,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温馨。有什么想法也可用简单的文字记述下来,留下生活过的痕迹。这不但是灵魂的净化,也是人格的提升。

朋友们,人就像一朵花苞,读的书、做的事儿看似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可某些特定的东西,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一瓣一瓣地绽放,直到完全盛开。多读书、读好书,终生读书,让书籍的营养,如春雨润物,涓涓流淌,助你成长,让灵魂生香! 让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爱上读书吧,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因为“最是书香能致远”!

酒、济公念佛、天竺美女、姜公背姜婆、鳄鱼探海、蟠桃石、棒槌石等等。

当然这些只是一个传说。据史料记载,石门山属青岛崂山西麓石门支脉的最高峰,海拔570米。因为山顶有两座高耸的山峰对峙,山峰之间又互不相连,间隔大约30米,形成一个山门的形状,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就像一个山门,故称石门山。山上奇形怪石较多,酷似动物,惟妙惟肖,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动物世界。它北临华楼,西傍太和,南依百果山,自古就以奇、险、绝著称,当地人称其为“捅破天”。

在这自然形成、南北跌宕起伏的山中,有三大人文历史和自然地质景观:一是华楼山上的人文庙宇、石刻、石洞和墓葬;二是石门山一带高山背部的石砬子孤峰和冰川期遗留的角峰、刃脊和象形石;三是太和景区的冰川期孤峰、岩柱、冰臼、象形石,山脊上堆积的漂砾群与川谷中由漂砾形成的幽洞地貌。

在书院遗址,向正东方向眺望,面对石门山,有两座山头身姿各不相同,左侧险峻挺拔叫石门峰,卓立如锥;右侧巍峨高大叫狗头石,盘石相叠。最奇特的是,旁边还有一个小山峰,像是一根直立的手臂,直插云霄,被人们戏称为“云霄峰”。如果能站在两座山头之间的山坳中,任由呼呼的南风刮到身上,一定会生出些许的凉意。如果再向东望去,崂山巨峰高峻雄伟,出没云中;西南大海,浩渺晶莹,恰似一片明镜;北瞰华岩山,一片苍翠,尤属可观。石门山顶是重要的路口,东可去华楼山,北可通下书院,南可达毕家上流,西可到上王埠,附近有一石刻叫“一步跨三界”,崂山区、城阳区、李沧区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山峰如被斧子从中劈开,上面横担一块椭圆形的巨石,颇为壮观。清代即墨文人杨还吉曾赋有《雨中望石门》一诗:“微雨丝丝杨柳风,石门烟雾有无中。呼童急扫藤萝径,雨里山光更不同。”石门山狗头石山峰下面现在还留有哨所,里面有大片文字,记录这个山洞的修建者、立功者以及完成时间等资料。里面还刻有精美的五星图案。山洞很长而且很复杂,里面有许多的小房间,门扉开启时咣当作响。据村里徐其文先生说,此洞是由东向西开凿的,东西各有两个进口,总长大约350米,东西口落差大约8米。里面有指挥部、厕所、厨房,地面上还有许多开凿的小洞,有的是陷阱,有的是排水井。这宏大的“地下长城”,让人不免感慨。在这里东望巨峰,出没云中,不知有多少层;西南望大海,浩渺晶莹,恰似一片明镜;北瞰华岩山,一片苍翠,尤属可观。石门山顶是重要的路口,东可去华楼山,北可通下书院,南可达毕家上流,西可到上王埠,附近有一石刻叫“一步跨三界”,崂山区、城阳区、李沧区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山里一切幽深而朦胧,辽远的大野蓝天,浩瀚的峰群林海,除了时间与风烟横穿这一切外,或许还有每个登顶远眺的游人的心神。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徐其文先生口述石门山久远的传说与神话,似乎觉得前世就在这里生活过。天上的鸟儿悠